



The Quadron

昆血女古女良

〔英〕托·梅·里德著 李桂芹译

混 血 姑 娘

【英】托·梅·里德著

李 桂 芹 译

河南人民出版社

混血姑娘

〔英〕托·梅·里德著

李桂芹译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4.5 印张 87千字

1980年10月第1版 198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8,000册

统一书号 10105·300 定价 0.30 元

译 者 的 话

本书作者托马斯·梅·里德，是位英国小说家，一八一八年生于爱尔兰，卒于一八八三年，一八四〇年曾到美国。在那里，他了解了美国社会。在六十五年的生涯里，他的生活经历很丰富，先后当过记者、商人、黑奴监工、中学教员、军人、演员、戏剧家和猎人等，这些使他获得了深广的阅历，从而为他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他的著作很多，如《The Rifle Rangers》、《The Scalp Hunters》、《The Boy Hunters》等。《The Quadroon》是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一部。

《混血姑娘》是根据时代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出版的英文版《The Quadroon》翻译的。这是一个简写本，曾作为大学生的英语课外读物而在我国青年中流行。它的文字简明流畅，情节曲折惊险。它以一个同情黑人的英国青年和一个有着四分之一黑人血统的混血姑娘的恋爱为线索，描写了美国南部广大黑人所受的奴役和压迫，鞭挞了罪恶的奴隶制度，塑造了正直侠义的青年爱德华·拉瑟福德、美丽聪慧的混血姑娘奥罗尔以及慷慨大方的小姐欧仁妮·贝桑松等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但是，这部小说也有一定缺陷。作品的结尾，特别是以贝桑松小姐重获种植园来结束故事，这就显露了作者对奴隶制批判的局限性。

此书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河南师范大学外语系秦英骏、吕长发两同志的协助，他们于百忙中帮助审阅了全稿，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特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一九八〇年四月

目 录

译者的话

- 一 在新奥尔良的六个月 (1)
- 二 “西方美女” (2)
- 三 一个新来的旅伴 (5)
- 四 老管家 (6)
- 五 开船 (8)
- 六 欧仁妮·贝桑松 (9)
- 七 加速马力 (10)
- 八 在密西西比河上的一场船赛 (14)
- 九 救生带 (17)
- 十 我在哪儿 (21)
- 十一 老齐普 (22)
- 十二 多米尼克·盖加罗 (27)
- 十三 奥罗尔 (28)
- 十四 欧仁妮小姐和混血姑娘 (31)
- 十五 路易斯安那的景色 (33)
- 十六 我的日记 (35)

十七	意外的搬迁	(39)
十八	决定	(43)
十九	惊喜	(44)
二十	竞争	(47)
二十一	幸福的一小时	(50)
二十二	酷刑	(53)
二十三	盖加罗和监工	(57)
二十四	她爱你	(58)
二十五	想心事	(60)
二十六	一场梦	(62)
二十七	被蛇咬伤	(63)
二十八	逃亡者	(65)
二十九	加布利埃尔	(67)
三十	蛇医	(69)
三十一	玩弄响尾蛇	(72)
三十二	树洞	(77)
三十三	信	(83)
三十四	城里	(86)
三十五	黑人的大拍卖	(87)
三十六	欧仁·多特维尔	(90)
三十七	剖白	(91)
三十八	圆顶大厅	(94)
三十九	奴隶市场	(96)
四十	喊价	(99)

四十一	马车	(103)
四十二	是到布林热埃的	(104)
四十三	又回来了	(106)
四十四	丛林	(109)
四十五	逃脱	(111)
四十六	马丢了	(113)
四十七	森林之夜	(115)
四十八	信号	(118)
四十九	猎犬	(120)
五十	追捕者	(121)
五十一	对射	(122)
五十二	危险时刻的爱情	(124)
五十三	可怕的命运	(126)
五十四	绞刑	(128)
五十五	在乡警长手下	(130)
五十六	转折点	(131)

在新奥尔良的六个月

我刚从大学毕业，在家过得并不称心。于是，我希望离家出去旅行，希望看看自己过去在书本上了解的世界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我的梦想变为现实了。我离开家乡，踏上了横跨大西洋到达美洲大陆的旅程。我年轻，脑子里充满了崇高的思想，我爱好的是自由、博爱，渴望过惊险激荡的生活。不久，我便在路易斯安那明媚的太空之下找到了这种生活。

元月十八日，我抵达新奥尔良。一小时之后，我已漫步于该城的大街小巷了。我满怀兴致地看着周围新奇的景色，但我的思绪很快又转到别的事情上去了。

当我在城里转游的时候，我才明白自己是毫无用处的。我曾经是大学里最优秀的学生，但在这里我能把这些干枯的知识派得上用场吗？

我学过古典语言和论理学(注)，但现在，在眼前的实际生活中，它们对我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我曾经认为自己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但现在，我确实认识到自己什么也不懂。

在新奥尔良渡过的头六个月的生活，是我上的又一所很

注：古典语言，指希腊文和拉丁文；论理学，指逻辑学。

好的大学。在这里我所得到的见识，比在原来大学几年所学的东西还要多。六个月过完了，我没多少钱了。房租一结算，兜里只剩下了二十五美元，我只好写信向家里要钱，等待回音。因为当时往返大西洋的船只没有来，这就得等上好几个星期。

我想找个工作，但我所受的古典语的教育，不可能为我提供任何一种相宜的工作。无亲无故，前途茫茫，我只好在街上闲逛。时值六月中旬，天气炎热，日甚一日。一、两个星期之后，热带虐疾流行的季节就将降临该城，对疾病的恐惧将驱使人们离开新奥尔良到北方去。我并不比别人来得勇敢些，同样觉得还是赶快离开此地为妙。

圣路易看来是个最好的地方，我想自己应该到那儿去，好在这时我已接到了汇来的足够路费。尽管我不知道以后自己将怎样生活，我还是捆起行李，上了一艘名叫“西方美女”的轮船，这艘船，将把我带到圣路易去。

二

“西方美女”

我提前两个钟头登上该船，这可以使我有时间把这艘船仔细鉴赏一番。这条船看来大约有二百英尺长，有两层舱房。

这是一艘木制的船，漆得雪白。舱房的上面一层有一排窗子，两个高大的烟囱矗立在船的中央，机器设备都放在甲板上。因为推动船前进的蒸汽是靠烧木材产生的，所以锅炉很大。船上所用的大部分东西都摆在甲板上。这里有各种各样的袋子、箱子和圆桶。

旅客的休息客厅是一个很大的长形房间，里面摆满了华贵的家具——漂亮的桌子、沙发、椅子以及扶手椅。所有的墙壁和宽大的门，都被装饰得富丽堂皇。

出了客厅，我走到甲板上。这是旅客们在旅途中最喜欢的地方。甲板上摆着不少椅子，人们可以坐在那儿谈天或观景。我坐在一把椅子上，决定看看码头上忙碌的景象。码头上有两个地方特别活跃，一个是靠近我们这艘船的地方，另一处是靠近另一条大船“木兰花”号的地方。那艘名叫“木兰花”的大船也正准备启航，旅客们害怕赶不上船，正匆匆忙忙向它跑去，一切迹象都表明那船即刻就要起碇出航。在我们这只“西方美女”号上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景象。两艘船是这样靠近，以至船上的水手可以互相喊话。从他们说话的声调和内容上，我断定“木兰花”号和“西方美女”号是竞争对手。很快我就听说这两艘船同时启航，并且将有一场竞赛。

我以前听说，最好的船在一起经常进行比赛。“西方美女”号和它的对手“木兰花”号都是由声望卓著的船长驾驶，自然，他们就是对手了。当然，两艘船上的水手也是对手了。至于他们的船主所想的，则仅仅是他们自己的利益而

已。

比赛中的优胜者便会被公认为很时髦的船，很多人总是希望有这样有威望的船上旅行。

我很快发现不少旅客也同样渴望着这场比赛的来临，他们期待着这场激动人心的比赛，有的甚至已经在对比赛的结果打赌了，猜测着哪条船可能胜利。

“‘美女’号一定会胜！”紧靠在我背后的一个小伙子嚷道。

“对‘美女’号我押二十元！”

“你打赌吗？外乡人？”

“不！”我回答。

然后，他又转向其他人：

“二十块钱，‘美女’能赢，我对‘美女’下二十块钱的赌，谁来？”

我心里并不愉快。我是第一次乘坐美洲轮船旅行的。以前我听说过这种比赛常常造成惨剧。于是，一些锅炉爆炸的故事浮在了心头，我深知这些故事都是真实的。这种情况很多旅客也想到了，于是一些人想请求船长不要进行这场比赛。我也决定去向船长说明自己的想法，于是就离开位子，朝船长那儿走去。

三

一个新来的旅伴

在走到船长那儿之前，只见一辆四轮马车向码头疾驰而来，车内端坐着一位衣饰华丽的妙龄女郎。

车子停在码头中央，我看见那小姐在和一个小水手说话。水手指着我们的船长，而船长则走近车子，向小姐礼貌地一躬。我听清了他们讲的每一句话——

“先生，你是‘美女’号的船长吗？”

“是的，小姐。”船长回答。

“我可以乘坐你的船吗？”

“对此我深感荣幸，小姐。船上正好还有一个空舱。”

“别客气，”小姐说，“我什么也不需要。你的船午夜以前将抵达我的种植园，我不一定非得在船上睡觉！”

船长显然被“我的种植园”这几个字打动了，于是就问小姐到哪儿上岸。

“到布林热埃。船长，”她回答后，继续说，“我有一个条件！”

“那就请吩咐吧，小姐！”

“听说你要和‘木兰花’比赛，鉴于这种情况，我就不

愿乘你的这艘船了。”

船长看来有些不安。

“你知道，去年我为此差点送命，而今天，我完全没有冒第二次险的兴致了。”

“小姐——”船长刚想说什么，随后又沉默下来。

“那么，如果你不能决定，我只好等别的船了。”小姐说。

船长低下头，苦苦思索。一方面他想比赛，另一方面他又不想拒绝这位小姐，因为她是种植园主，也许她会托他的船运货呢！最后，船长终于说：

“我答应你的条件，小姐，这艘船将不参加比赛了，我恪守信约。”

“谢谢，船长。”

她跳下马车，挽着船长的手臂，由船长很客气地领到船舱去了。

四

老管家

这小姐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她是法国移民的女儿，以前我几乎没见过这样的人。对于他们，我希望了解得更多一点。

我深知他们不喜欢美国人和英国人，他们把英国人和美国人看成侵略者而加以蔑视；同时，我也发现这小姐特别注意地看了看我，我觉得她看我不是别的用意，纯粹出于好奇心。我的肤色、眼睛以及穿着，都明白无误地告诉她，我是一个外乡人。

我想知道她的姓名，我想这一点她的管家会告诉我的。管家是一个高个儿，有着一头白发的法国人。我走向他，向他提出了几个问题，但他的回答却很简短。

“先生，谁是你的女主人？”

“一位小姐。”他回答。

“不错，是位小姐，任何人只要看她一眼，都可能说她是位小姐，我是想知道她的姓名。”

“你没有知道的必要。”

“保守这秘密竟如此关紧吗？”

这老人不再作声，调头走开了。我转而想从马车夫那里打听这小姐的名字，但他也同样地没有告诉我。

然而我却很快知道她的名字了。那是在我又回转到船上，坐在甲板上看着水手们正在搬运小姐的东西：很多圆桶，咖啡袋子和很多干火腿。

“这一定是她的种植园所需用的食粮！”我想。正在这时，几个箱子被抬上了船，我猜想，那可能是她本人用的行李。忽然，我又看见一个箱子上写的几个字母。我从座位上跳下来，仔细地把这些字母看了一遍，读道——

“欧仁妮·贝桑松。”

五

开 船

最后一声汽笛响过之后，轮船巨大的拨水轮开始转动，船从码头缓缓驶入大河中间。船刚一开动，我就跑到甲板上观看风景。最后，城里的房子一掠而过，那高高的房顶，也渐渐淹没于遥远的地平线里了。很快，轮船就行驶在密西西比河风景如画的两岸之中。

河的这一带大约有半英里宽，水面闪烁着金黄的波浪，遥望天际，一派浓密的森林压地而来。两岸远处尽是树林，近处是河岸，在河岸和树林之间则是一片种植甘蔗、烟草和棉花的农田，勤劳的黑奴正在田间出没。我心中顿然一沉，眼前迷人的风景也骤然为之减色，变得暗淡起来。我想，如果这美好的一切都是黑奴们的血汗造成，那这如画的风景究竟美在何处呢？

远处可以看到奴隶主漂亮的房舍，阴凉的花园围着白色的篱笆。而近旁就是黑奴们又低又矮的小屋。这些可怜的小屋的主人，穿着显眼的浅色布衣裳，终日在田间劳动。满载的大马车，从田间沿河岸缓缓驶向家中。

呵！这美丽的风景，全是千百万奴隶们的血汗凝成的啊！

想及此，真使人痛心，于是，眼前的美景全失去了光辉。

六

欧仁妮·贝桑松

如画风景和由此产生的思绪使我把欧仁妮暂时忘却了，但当我一看见在田地里劳动的几个姑娘是法国移民的后裔时，她那美丽的情影便又浮现在了我的心头。于是，我就离开甲板去大厅找她。大厅里有好几位小姐、太太，可单就没有她。我就坐下来，仔细观察着同船的旅客。这里有各式各样的人物，有些是新奥尔良的富商带着妻子、女儿；有返回家园的棉花种植园主；还有一些法国移民后裔带着全家老小，以及船夫和职员；此外有几个穿着讲究的绅士坐在桌前打纸牌，这些是职业赌徒。在这群人中我看见了那个向我高喊赌二十美元的年轻人。他以一副怀疑的神情在我身边过来过去，不时地瞟着我。欧仁妮的管家也在这个大厅里。

此时，我很渴望见到他的主人——那个年轻的法国女郎。这愿望很快实现了，欧仁妮·贝桑松从她的单间出来了。她没戴帽子，一头浓密的金发梳得异常别致。她神情愉快，这愉快又非比寻常，使我总感到那愉快的后面隐藏着一种坚定的性格。她的美，有一种动人心魄的魅力。看来这女郎和一